

甲申雜記
清虛雜著補闕
征南錄

聞見近錄
咸淳遺事
青溪寇軌

隨手雜錄
三朝野史
青溪弄兵錄



隨
手
雜
錄

王
鞏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學海類編知不
足齋叢書皆收有
此書知不足本勘
刻較精故據以排
印

隨手雜錄

曝書亭校本開雕

江漢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陽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縑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

至開寶末國帑罄矣鄭文寶撰

蕭士京大夫爲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于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轉法華經爲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懿敏曰每夜就寢卽竊計其一日飲食養之費及其日所爲何事苟所爲稱所費則摩腹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

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殞。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游。一倡家入門。見其肴醴特盛。他時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俟此公貴。憑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來齋錢具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爲侍御史。薦黃爲御史云。

子瞻爲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啜茶。曰。內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

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嬪嬙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嬪嬙。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嘗遇如此。復爲大臣譏逐。至貶海島。命矣。

曾文公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見呂吉甫。真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文公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堯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文公曰。非三者之聰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文公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文公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間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子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掾刺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

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搆剛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討。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應兵少，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尙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煙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尙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寶宅。富人驚悟，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郡君李氏，余嬭也。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嬭收之。後嫗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嬭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嬭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嫗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嬭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嬭

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咒。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婦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尙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既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云。解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井喧鬧。聞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跨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色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問大官府也。婦立戒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卽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已來。將奈何。朱衣人曰。既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卽引二人如弓手者取狀。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廈脩廊。寂無一人。虛堂屏閒。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詣僧致語。僧移榻俯塔間。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悟而甦。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邸官已傳本報之。凡進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云。

甚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爲一複。蓋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開會梁巖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勳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太妃，遂擬蔡相謫，命執政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策立之勳，諫官繼登論之益苦。明日，執政對簾中忽語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諸公驚退。恕力開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堯夫揖王正仲留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之。堯夫曰：臣奉詔按元本云臣奉詔奉詔今刪去二字，只乞免內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殺他，自生自殺，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予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勸與蔡確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色慘怛，曰：

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幸老賈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答曰。蔡確外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而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飢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按潞公曰三字疑衍文。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真肖矣。潞公卽索湯。余引去。始知幸老之言不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又曰。自排徧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弼作醺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爲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尙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

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按惟吉王鉉歟。記作惟正。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令宮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帶不樂。久之不語。美惶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爾也。上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赦蠲放。適問二府。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主國財。乃要蠲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太平。朕所以不樂。美贊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太平。遂解顏如常時。

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留妻子。止攜數妾以往。或有子。卽遣其妾與子歸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陝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卽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近年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

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加貴。五事潘适云。

潘中散適爲處州守。一日作醺。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卽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宣德郎陳縉輒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賣烏髭藥裏。語畢驚惕。月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尙未愈。

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爲下致仕狀。狀附遞卽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嫗詣州。具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

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過流而下。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遂誌於書稿間。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間。見一卒洗而問之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事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偉丈夫衰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謁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間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途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箠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悟，戰汗浹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宮人三百人，帝喻執政宮中無此數，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